

群 众 演 唱 剧 本

独幕话剧

青春的伙伴

孙 芋 编



北 京 宝 文 堂 书 店

內 容 說 明

剧本写某公社果树組的組員們，在共产党员孟昭英帶領下，全力支持其他生产队的抗旱斗争，遭受他父親孟广信的反対。孟广信在大伙帮助下，終于轉变。

剧本宣揚了集体主义，批判了本位思想，写得真实有趣。

青 春 的 伙 伴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514 字數17,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1}{16}$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4,000册

定价(7)0.15元

561

1234

✓

时 間：1959年夏天。

地 点：东北农村。

人 物：孟昭英——24岁，某人民公社四队果树组长，回乡不久的复员军人。

赵淑云——22岁，某人民公社三队的队长。

孟广信——52岁，孟昭英的父亲，某人民公社四队队长

孟老太太——50余岁，孟昭英的母亲。

张玉敏——21岁，三队的生产组长，农村姑娘。

徐紹良——22岁，三队的社员，农村小伙子。

群众男甲、女甲、女乙——三队的社员。

群众男乙、女丙、女丁——四队的社员。

布 景：这是某公社第三生产队果园的边上。台右部有苹果树，連着苹果林；左部也有零星的苹果树。台中部靠前，有一个装苹果的大花筐和一些装筐用的稻草。果树下有个立梯。台深处隔个地界茅道有井、井桩、轱辘。这眼井是在苹果园外边的庄稼地里，地势略微高些。

幕 启：台上无人，略有些风，在果园的深处传来了姑娘的嬉笑声，歌唱声：

“我們的家乡是这样的好地方：

綠色的田野圍繞着各个村庄，

泉水滋润着肥沃的土地，
苹果在树上吐着清香。
秀穗的庄稼迎风摇晃，
我们的歌声向四处飞扬。”

歌声和姑娘们的笑声夹杂在一起，响彻果园。这时传来一个姑娘的响亮而清脆的声音：“哎，你们别抢着往树尖上上，小心摔下来！”另一姑娘声：“你放心吧，队长。”

一个姑娘由右侧急匆匆地出现了，她用白毛巾包着头，两根大发辘垂在胸前，下身穿青裤子，上身穿花布衫，两只袖子挽着，手提一个元宝形的筐，筐内装满了新摘下来的伏苹果。这个姑娘是三队的队长赵淑云。她上来就奔向大花筐想往里倒苹果，见大筐里的苹果中间夹杂有嫩苹果枝，她拿起，看了看。急回头喊。

赵淑云 哎——你们卸果得加小心呐，把树杈子都带下来了。你们别着急，果树吊枝，四队来人帮咱们队干了。咱们把这儿拾完了就抗旱，卸的果子就搁那边吧！

众 声 啊，知道啦。

赵淑云说完就把苹果倒入大筐内。转身见树上还有苹果，即搬放立梯登上去摘。园里又腾起了姑娘们的歌声和欢笑声。赵淑云边摘苹果边唱着开幕时的歌：“我们的家乡是这样的地方：绿色的田野围绕各个村庄，泉水……”有顷，右侧传来孟昭英的声音。

孟昭英声 赵淑云！……

赵淑云 是昭英大哥嗎？我在这儿呐！（急由立梯上下、
来，忙理了理头发和衣服。）

孟昭英由右侧果树林深处出现，他穿着打药时的破旧衣服，帽子上箍个风镜，胶手套掖在腰间，扛一捆稻草绳。他身体魁梧，英俊而质朴。

孟昭英 淑云呐，那边的果树都吊完枝了，还吊哪片园子？

赵淑云 别的园子我们本队的人吊了。你们干的真快呀！

孟昭英 过来的人多呀，我一說你们这边园子在沟口怕风摇，我们突击队员都跟过来了。

赵淑云 太谢谢啦。

孟昭英 谢什么？哪队的果树刮坏了不是公社的损失？

赵淑云 （指盛苹果的大筐）喂！你顺便帮我把这筐苹果也抬到那边“包装点”去好不？

孟昭英 好。

赵淑云 这绳子也搁这上面吧！

赵淑云接过草绳放在筐上，他们二人准备好绳钩、扁担，抬上肩头。当孟昭英背过身去欲抬时，赵淑云乘势把筐绳拉得靠近自己这头，以便减轻孟昭英的负担。但筐一抬起，孟昭英站住不动。

孟昭英 怎么这么轻呢？

赵淑云 本来也不沉么！

孟昭英 （奇怪地回头看，发现筐被拉到靠后边去了，他放下）

这靠后了。

赵淑云 行呵，走吧。

孟昭英 这样后边太沉了。

赵淑云 走吧！（诚恳地）你也忙得太累了。

孟昭英 不，我不累，这样不好走。

赵淑云 扁担长，好走，抬着走吧！

孟昭英 （固执地）这叫人看着多不好，我这么大个人。

在他们说话时，张玉敏和徐绍良悄悄地上，隐在树后窃

笑。

孟昭英 来，你到前边去吧。

赵淑云 （不动）你到我们队来帮忙，就得听我的。

孟昭英 不成。

孟昭英和赵淑云对调过来，当扁担上肩时，孟昭英也将
绳子拉靠自己这边。赵淑云突然回头看见，不抬了。

赵淑云 你这是干什么？

孟昭英 （笑）好了，这回两头一般多，走吧。

赵淑云和孟昭英抬起果筐刚要走，徐绍良和张玉敏突然

笑嘻嘻地由树后边出来。

徐绍良 别走，别走。

赵淑云 （停住）你们两个从哪儿冒出来的？

张玉敏 我们俩呵，抬苹果来啦。（对徐绍良挤挤眼，同笑。）

赵淑云 （红着脸急着要抬走）你们歇歇吧！

徐绍良 站一下，找你有事呢。

张玉敏 淑云姐，统计员叫你把四队来帮咱吊枝的人，

名字記下来，他要下工賬。

孟昭英 算了吧，不用你們隊給記工。

趙淑云 那可不行，公是公私是私，怎能叫外隊的社員
來白干呢！

張玉敏 是呵，你們在這緊要的時候，能到我們隊來幫
忙，就夠意思啦，哪能不要工分呢！淑云姐，你快
問問，把名單寫出來吧。

趙淑云 玉敏吶，還叫那些人選果，別的人回家取水
桶，回來澆包米，那包米旱得葉子都黃了。

徐紹良 用哪的水澆呵？

趙淑云 用下邊水庫的水。

張玉敏 我的媽呀！那麼遠，還是上坡，光靠肩膀子挑
不得把人累死。

張玉敏同徐紹良拾果筐和稻草繩由右側下。

趙淑云 你把名單都開給我吧。

孟昭英 （掏出鋼筆，又摸摸口袋）我沒有紙呵。

趙淑云 我有。（掏出筆記本遞給昭英）快寫吧！寫好了
交給我。

孟昭英接過紙筆坐下，翻開要寫。從筆記本中有件什麼
東西滑落在地上。昭英忙拾起看。

孟昭英 一張象片，這是你呵。

趙淑云 這是前年我準備到城市投考找工作時照的，那
會兒，我覺得在农村沒出息，……等把照片照好以
後，正赶上政府号召青年要參加農業生產，号召干

部要下乡上山，建設新农村，我就沒用它。

孟昭英 瞧你这思想……

赵淑云 那是以前的事。

孟昭英 (关切地) 現在呢？

赵淑云 現在呀，就是到县里开几天会都想着回公社呢。

孟昭英 (憧憬地) 好，咱們应该把家乡建設出个样儿来。

(把象片輕輕地拿在手里) 淑云，我有个打算，前天跟公社党委書記說了，他很支持我。

赵淑云 什么打算？

孟昭英 (兴致勃勃地) 我想要在三年之內，把咱們这有果树的山上，都修上药塔，把水库的水抽到山上去，每一片果园都按上管子，要自动化打药，人工降雨，讓咱們这果园，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果园。

赵淑云 (入神地) 那可太好了。

孟昭英 現在咱們公社开了矿山，有自己的炼铁厂，再有两年的丰收就能办到。

赵淑云 是呵，太好了。昭英，我想和你商量点事。

孟昭英 什么事？

赵淑云 我們从水库往这边挑水浇包米，实在太远，又是上坡，大家受点累倒是小事，可就是太慢……你們四队的这眼井，水又旺，現在也不使，能不能讓我們打水灌一灌？

孟昭英 我刚才也这样想，这得問問我父亲，这不象刚

才大伙帮你们队吊枝、卸果，每个人自己能作主，我也敢带他们；井是队里的，得通过队长一下。

赵淑云 那样，大叔准不能答应。春天种棉花浇底水，我们从这个井挑了几担，他就不让了。后来到公社整风，我给他贴了张大字报。他在会上是检讨了；可心里对我结下了疙瘩，现在见了我就扭头。

孟昭英 我父亲思想是有毛病，可是这得想法帮助他，我一会去找他商量。

赵淑云连连点头，看着孟昭英写名单。右侧传来张玉敏声：“队长呀，你来一下。”

赵淑云（应）啊。（对孟昭英）我去看看就来，你写吧！

（由右侧下。）

孟昭英仍坐着写。孟广信由左侧上。

孟广信（看见儿子，不悦地）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孟昭英 爹，（习惯地站起）刚才帮助三队吊枝，我把来的人名写下来，他们给下工账。

孟广信（责备地）管人家！叫你们去伐树，到底没有去，咱们队没有木头杆子果树拿什么吊枝！

孟昭英 爹，那些树我们去看了，那不能伐，伐了就不能保持水土了，咱们不能光顾眼前。

孟广信 那跟前没有种的地，保持什么水土？

孟昭英 可是三队有地呵！

孟广信 那树是长在咱四队这边！

孟昭英 可是咱们把树一砍，山水一大，不把三队的地

給冲了嗎？

孟广信 不砍那树，咱队的果树就沒有吊枝杆子。今年苹果挂的那么厚，是个“大年”，广播喇叭又說要来风，把苹果树刮劈了呢！你瞎帮着人家队忙活！

孟昭英 爹，預报說：风不怎么大。咱們沒吊枝的果树都在里沟，不要紧。等着公社撥給的木杆子吧，也快送来了。

孟广信 山里正忙着抗旱，說不定哪天能到呢！还是去砍树吧！

孟昭英 （严肃地）爹，你不顧水土保持，那违犯章程，以后要受处分的。

孟广信 （无可奈何地吁气）唉——我总有点不放心那果树。

孟昭英 果树你放心吧，我看大田組你倒是应该管管，听说棉花长了紅蜘蛛……

孟广信 到公社去取农药的車回来沒有？

孟昭英 我没看見。

孟广信 你們果树組把噴霧器都預备好，等药来了，帮助大田組到棉花地去打药。

孟昭英 好，那都是現成的。（見爹欲走）爹。

孟广信 什么？

孟昭英 三队那片包米都旱黄了，他們水庫离这儿远，想使这个井的水浇一浇。

孟广信 那怎么能行呢？咱們队的西瓜地还得浇呢！

孟昭英 那西瓜不浇也不要紧。

孟广信 怎么不要紧？正长瓜的时候，缺水还行啦？

孟昭英 缺点水，顶多是少出点西瓜，又不是大庄稼，
少收点怕什么？

孟广信 那就少卖钱呗！

孟昭英 可是包米旱坏了，公社的粮食就要减产呵！

孟广信 那也不是我们队的。各队是各队的指标，一亩
是一亩！（向右走。）

孟昭英 爹——！

孟广信 你少管闲事！

孟广信不理，逡由右后部下。孟昭英默然沉思。赵淑云
由右前部上。

赵淑云 你写好了吗？

孟昭英 啊，还没有。

赵淑云 怎么，你没写？

孟昭英 写了。刚才我父亲来了。

赵淑云 你给问井的事了吗？

孟昭英 问了。

赵淑云 他答应了吗？

孟昭英 （果断地）你们来放水吧！

赵淑云 （兴奋地）好！（转向右喊）玉敏呐，你们快去取
桶到这边来打水呀！

张玉敏 （在内）知道啦。

孟昭英 （写完笔记本）给你吧！

赵淑云 (接过) 好，我叫統計員給你們下賬。

孟昭英 (忽然发现照片还在自己手里) 淑云，这张照片 …

赵淑云 (不自然地) 你……

孟昭英 (顫顫地) 你，想送給我嗎？

赵淑云 (深沉地) 不，以后还有机会照的。

孟昭英 那，那就先还給你吧。

孟昭英把照片又遞給淑云，淑云收起。

赵淑云 我回去取桶去。(欲去。)

孟昭英 你不用去啦，我們家都有，离这儿这么近，我給你取来吧。

赵淑云 那，那也好。

孟昭英 (欲往左走，停住望) 你看，正巧，那不是我媽拿井繩和水桶往这儿来了。

孟老太太提井繩、水桶由左側上。

赵淑云 大嬸，您打水呵？

孟老太太 嗯，我浇浇菜园子，你們今天做啥活来的？

赵淑云 卸粪来的。

孟昭英 媽，那点菜，不用烧它啦。你把桶借給淑云使吧！

孟老太太 (对淑云) 你这就使嗎？大侄女。

赵淑云 想这就使。

孟老太太 (对昭英) 你參說那黄瓜不結了，芸豆花少啦，噴着我浇的不勤啦，早晨把我好好教了一頓。我这会不浇，晌午回来还不是个麻煩呐！

孟昭英 誰家早芸豆和黃瓜到這時也該畧園啦。它還能老結嗎？

孟老太太（對淑云）大侄女呵，你看看我們這個家，爹一個令，兒子又是一個令，叫我在中間老受夾板氣。

趙淑云（微笑）大嬸呵，那你說到底是誰對呀？

孟老太太 誰對？我不知道，反正哪頭風硬我隨哪頭風。哈哈哈哈哈！

趙淑云 那麼到底哪頭風硬呵？

孟老太太 那頭風硬？都不軟吶。

孟昭英 媽，你把水桶、井繩放在這兒，回家干點別的去吧。他們（指趙淑云）隊的包米旱得很厲害，讓他們澆吧。

孟老太太 那我多少也得澆澆，應應卯呵！

趙淑云（對昭英）讓大嬸先澆吧！等張玉敏拿鋤來，開出水道我們再澆。

孟昭英 那也行。媽，咱澆幾桶就讓給他們吧！我去干活去啦。（由右側下。）

孟老太太（望孟昭英的背影）晌午早點回來吃飯，也抽個空歇歇晌。你們爺倆白天沾在地里，晚上守在隊里，象不要命了似的！

趙淑云 大嬸，我替你澆吧！（替嬸掛轆轤。）

孟老太太 呦，大侄女，快給我吧，你這一早起來就干活，到這會連口氣也沒緩吧！

赵淑云 我不累。

孟老太太 不累？当队长的干在前头、歇在后头，还有不累的。

赵淑云（帮她搖起来）大嬸您歇歇吧，我看您一天也够累的啦。

孟老太太 嘿，现在有了食堂强多了。早先呐，真是磨道的活，抛下笤帚就是簸箕，一天轉到黑，还尽干没影的活；飯不应时了，你大叔还对我横眉竖眼的，說我是吃閑飯的。现在吃飯有食堂，昭英又退伍回来了，也能帮我伸伸手，我也就是時弄時弄园子、喂喂猪，擲点兔子食儿、看看鷄……。

赵淑云（边搖边談）針綫活儿还能做呀？

孟老太太 唉！老了，这眼睛不太得劲，紮个針呐，半天半天也紮不上，越紮不上越着急，越着急就越眼花，扭着那針鼻呵，好几个眼儿。唉……（笑。）

赵淑云 是年輕的时候熬的呵，我媽也是这样。

孟老太太 你媽的命好呵，先苦后甜，现在就等着儿子、姑娘的济啦。

赵淑云 往后就都好啦，公社计划买縫紉机啦，将来一队一个縫紉組，穿衣服再也不用手針縫啦。

孟老太太（兴致勃勃地）这可是好日子說来就来了。

赵淑云（向左看）大嬸，你看那水往水道外面淌啦。

孟老太太 哎吆，你看我光顧和你唠了，水都跑啦。

（由左侧急下。）

少側，张玉敏、徐紹良担着一付水桶，持鉄鍬，嘴里哼着，“泉水滋潤着肥沃的土地，‘華菓在树上吐着清香’”由右側上。

张玉敏 喝！你說干就干上啦。这么快就把桶取来了？

赵淑云 这是从孟昭英家借来的。

徐紹良 那边水道都修好了嗎？

赵淑云 沒有呢，現在是帮孟大嬌浇浇园子，咱們得把水道迭好了再往过放。

张玉敏 啊，淑云姐啊，我有个秘密，可得告訴你。

赵淑云 你沒正經事。

张玉敏 （一本正經地）眞事呵，好消息。

赵淑云 什么事？

张玉敏附在赵淑云耳边低声說了几句，未待說完，赵

淑云就漲紅了脸用一只手揪张玉敏。

赵淑云 小死丫头，我扯你的嘴！

张玉敏 （边笑着轉身就跑）嘿嘿嘿嘿，我說的不对嗎？

赵淑云 我看你再敢瞎編造！……（手挽轡轡，欲追不得。）

张玉敏 你別賴！这事还背人干什么？

赵淑云 他們好不容易才讓咱們队使这个井的水了，还不該帮他点小忙？

张玉敏 啊，这还是为了公事？

赵淑云 当然是公事了！

张玉敏 这叫“公私兼顧”！

赵淑云 你总有說的！（向右看，右側有人声）玉敏，他

們都來了，你去先領着把水道送好。

張玉敏 好。（對徐紹良）你替淑雲姐挽吧！

徐紹良 （接挽）好。

趙淑雲 我就去告訴他家老太太一聲，叫他們先別澆園子了。

玉敏由右下。淑雲由左下。紹良繼續搖轆轤放水。

有頃，群眾男甲、女甲、女乙上。

男 甲 這是誰在放水？

女 甲 那是澆誰家的園子呵？

徐紹良 四隊隊長家的。

女 乙 給他澆園子干什么？

徐紹良 送個人情，好使他們這個井的水澆咱們隊的包米。

男 甲 那水打干了，他還不得叫咱們給掏井呵！

女 乙 以後掏井也合算，救這片包米地要緊。

徐紹良 這個井水深着吶，兩天兩宿也打不干吶！

趙淑雲由左側持鐵鍬上。

趙淑雲 （對徐紹良）這條水道已經順到咱們包米地裏去了，你放吧，等會來人換你。

徐紹良 不用換，挽這個轆轤不和老太太紡綫似的。（猛搖起來。）

趙淑雲 走！咱們挖坑揚水去！

趙淑雲領眾持水桶、鍬由左側下。徐紹良哼着歌子猛搖起轆轤來。有頃，右側傳來了孟廣信的聲音：“那是誰

不去赶快鏟树盘，到这儿来放水来了？”边說边上，走到徐紹良跟前，一怔。

孟广信 徐紹良？你怎么上这个井来放水？

徐紹良 我們这片包米都旱黄叶了，得放水灌一灌啦！

孟广信 你們不是有水庫嗎？怎么到这儿来了？

徐紹良 太远了，不赶趟。

孟广信 （不悅地）这干庄家活不吃苦能行嗎？

徐紹良 我們倒不是怕吃苦呀，那么远，光靠挑，那哪能灌饱了那么大片包米！

孟广信 （向右側望了望）誰領你們在这儿干的？

徐紹良 我們的女队长赵淑云。

孟广信 淨找便宜，光图自己輕巧，那行嗎？不行，你去告訴你們队长，就說这个井的水，我們抗旱还不够用呢，叫她另外找水源去吧！

徐紹良 你儿子說，叫我們用啦！

孟广信 他能作了主嗎？这是全队大家伙的井。

徐紹良 （几乎是央求地）老孟大叔，你看我們队那片包米都要旱“着”啦，你得……

孟广信 （摆手）哎！这話你别跟我說，去找你們队长說去！

徐紹良 （忿忿地）嗤！（把桶一摔，走下井台。）

孟广信 你把你的“家伙什儿”都拿着。（指桶。）

徐紹良 那不是我的！（下。）

孟广信 （发觉水桶，井繩很面熟，細看）我們家的！（擦